



新報

卷三期

中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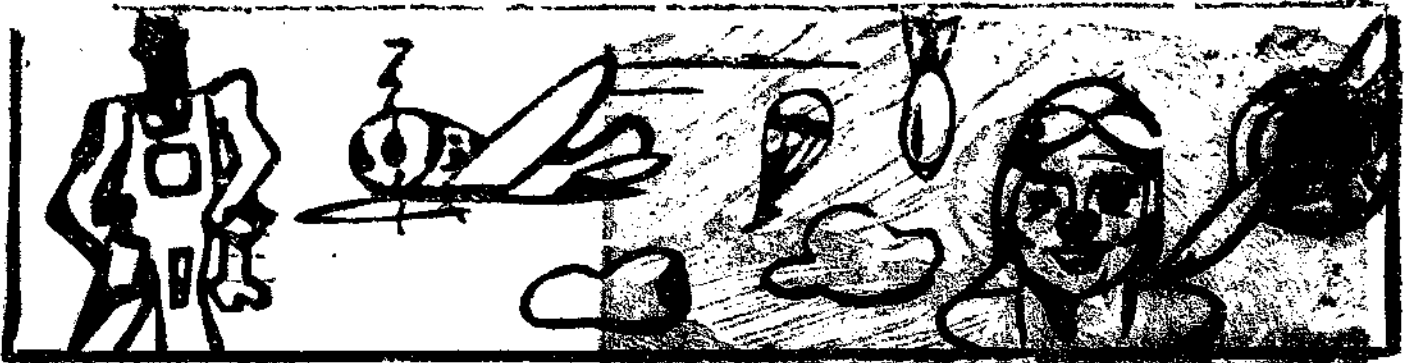
軍空的國

68

南京圖書館藏

中國師卒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目次

社論	宏六五
航空及其他	今六六
航空與飛機	黃逸囚六七
建設航空工業之必要	傅丘平七〇
駐華美空軍花絮錄	躍冬七四
飛的(長詩)	龔建宏譯七八
美空軍首征意大利記	民威八〇
社論(白)(人物誌)	薛牲生譯八三
諸如兄弟(蘇·波莫梅斯著)	唯美八六
空行記樂(散文)	章鼎烈譯八七
滑翔機時代(美·常德等作)	民威九〇
滑翔新兵剪影(續完)	胡伯琴譯九五
英國空軍血戰史(六)	歌天底裏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第十七封)	呂熊
封面畫	
歌曲	

中國的空軍

第三卷第三期

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社長：簡 樸

副社長：諸 祖 蔭

主編人：陶 傑

編輯：龔 雁 儀 瀾

術編輯：呂 儀

總經理：鐵 風 出版社

印刷者：航空委員會印刷所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辦法函詢即覆

辦法函詢即覆

辦法函詢即覆

辦法函詢即覆



新綏號及其他

最近，二月十二日，重慶珊瑚壩機場舉行了一次盛大熱烈的獻機典禮，本廠的飛機...

一架等...；有的是以機關或業務區分來命名的，如「重慶市」五架，「福建東山縣」一架...

起廣州灣，北及新疆，真可謂普及於全國；捐獻的人色，有公務員，有軍人，有小商，有巨賈，更有尚未自立的兒童...

然而，在萬分艱苦中，他們却仍能咬緊牙關，節衣縮食，釀金鉅萬，來為祖國空軍增添一分力量！

在抗建歷程中，無疑下一代的兒童是更不幸的。出世以來沒有享受過一秒鐘的優裕舒適生活，便被命運投入了戰爭的「鍊獄」...

在抗建歷程中，也無庸諱言的，商人的生活比較上是最為優越了。五六年來，由於少數奸商不顧民族國家的利益，壟斷操縱，囤積居奇...

南京圖書館藏

為地是我們所嚮往的。東亞戰雲、西歐戰火、南

、東、南、西、北、中、國軍隊在五百架飛機掩護下進
敵必必河、海軍艦隊以海中。這陳納德氏在我國有年，知我
最深，且與敵寇搏鬥多年，敵人的虛實已洞悉無遺。此種
判斷，當屬正確。所以史各特上校將他的話轉達給美國後
方紐約前鋒報即以專文討論，希望政府注意。且認為是項
物資的援助，在事實上極有可能。此項物資，雖不
門、陸軍、海軍、空軍、各軍種均可利用。河、海、陸、空、送、派
這費在適洽時宜，而濟人之急，尤顯權衡多寡。據報精確
案執行人斯退可報稱：其中關於對中國的租借援助
有云：「緬甸失陷後，運輸物資減少的地步，但空軍輸
送在空軍增加。二這種話語，雖稍嫌空泛，雖不一定要
詢其數字，可是增加到何等程度，約佔英蘇所得的幾分之
幾，亦非二十架飛機所能比擬。此項物資之用途，且可

你是「壯志凌雲薄霄漢」的青年麼？

投効空軍，實現這個志願！

你想「跨鐵騎揚威三島」麼？

投効空軍，實現這個志願！

你願「風捲殘葉蕩敵寇」麼？

投効空軍，實現這個志願！

幾了約結入其五萬五千五百萬種精確值的幾分之幾。這是我
們要知道的，也是美國人民願意知道的。五百架飛機的小
數目，在年產五萬架的美國來供給，僅佔百分之一；支出
者既非常微末，而接受者則可轉變戰局，得失之處實在難
以計算。

假使此項呼籲一經實現，那末春尾夏初，就是我們反
攻的時候。我們將沿長江直搗金陵而至於海，將掃蕩豫
而趨燕魯，南則出大庾嶺，長嘯自雲山頭，由是再進而收
復一切失地。這樣一來，敵人的迷夢便將破滅，而東亞的
和平就可早日恢復了。

我們深願盟邦的賢明當局速將五百架飛機放在天
上，權衡一下牠的輕重罷！

（今）

（今）

（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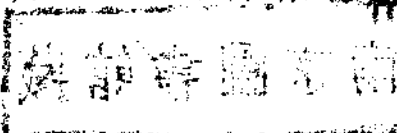
（今）

（今）

（今）

（今）

（今）



目前尚急於籌立一冊官本等對內對外，來負責這一帶的工作。

建設航空工業之急務

(四) 航空工業之基本問題

黃逸囚

以欲建設中國空軍，必先建設中國的航空工業。建設航空工業一問題，不能視為整個建軍問題的一個附庸問題，而應視為建軍問題的一個先決而基本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建設空軍問題便不能獲得真正的解決。中國建設中國的航空工業是一件大事，但大事是由小事組成，而處理這些小事，更須有確定的步驟，其間的先後緩急，略有差誤，即足以影響這件大事的成就。本文即就管見所及，將目前建設中國航空工業之急務提出，是否允當，尚待賢者抉擇。

航空工業之基本問題(一) 必需有獨立之領導機構

這裏所謂「獨立」，當並非超然之謂，反之，這個領導機構，必然是整個建國機構中之一部。所謂「獨立」，乃在摒除現存機構的附庸性。這種附庸性的存在，有許多足以妨碍及限制航空建設之效果。有「獨立」的領導機構纔有統一的領導權，有統一的領導權，則推進業務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這裏作者不擬對這種機構的組織，作任何含有具體性的建議，但作者想把「航空工業」這個名稱作具體一點的說明。俾可表明這個領導機構所推動的工作的性質。這裏所謂「航空工業」乃是包括：航空工業的研究事業，航空器及航空發動機的製造工業，航空器及發動機原料及半成品的生產工業，標準機件的製造工業，以及一切製造航空器及發動機所必需的附屬工業而言。

建設航空工業的領導機構的酋長，不必為技術專家，他只要有感召的力量，組織的才能，堅強的意志，清晰的認識，和一批專家做顧問，便足可勝任這項任務。

航空工業在中國，並非沒有歷史，為何到現在還沒有成就？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歷來辦理航空工業者，只圖解決航空器的製造問題而不設法先解決航空工業的基本問題。這種建設程序上的錯誤，是我國航空不發達的原因。

航空工業在中國，並非沒有歷史，為何到現在還沒有成就？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歷來辦理航空工業者，只圖解決航空器的製造問題而不設法先解決航空工業的基本問題。這種建設程序上的錯誤，是我國航空不發達的原因。

因之一。關於飛機製造工業的發展，是當前我國建設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航空工業的基本問題是什麼？(一)是器材問題。(二)是人才問題。建設航空工業必須先求這兩個問題的解決而不容偏廢。這兩個問題如得解決，便可考慮到製造問題。

這裏先將「器材問題」提出，「人才問題」留待後節論及。

解決「器材問題」的目標是「自給自足」，無論平時或戰時都應如此。這裏我所謂「器材」，就是指直接或間接製造航空器或航空發動機所需的原料或半成品。這些原料如為我國所有的，便應設法開採提煉，或設廠精製；如此我國所缺乏的，便應覓代用品，或改良設計生產方法。總以適合自給自足的條件為原則。現代航空工業所需的器材，是極複雜而繁多，這裏無庸一一加以論列。本節所欲鄭重指出的，乃是建設的順序：先解決器材人才問題，然後解決製造問題。

作者欲附帶貢獻一個意見：竹類特性及其應用，而應加以有系統的研究。竹類繁殖最速，實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料。但作者以為，如竹類不經化學處理，恐不宜作為航空器上重要的承力結構體。

(三)人才問題。航空工業的發展，人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在建設航空工業時，這些員工如何迅速而完滿地去訓練，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

除高級幹部的訓練，應由國內外的大學代勞茲不贅述外，對所有其他員工，國內現時所施一般的訓練，似着重在大量智識的灌輸，科目繁多，不救實用。其結果適足以養成百知而無一能的「通才」。訓練的要領，有兩點值得提出來的：(一)訓練的目標，應有明確的專門化。(二)訓練的科目，應特別偏重術科，以增進受訓者的能力，而不重在增進受訓者空泛之智識。訓練時如能顧到上述兩點，則大量人才亦並不難於短期內造就。這次大戰以後，歐美各國，無不在此兩點上，必將採取積極的航空技術人員失業，我國應當儘量吸收其優秀份子，以為我用。俄國是實行這種策略而成功的先例。為建設航空工業一問題，不論如何困難，我國亦應採取積極的行動。

(四)要從速厘定航空機件標準

黃致因

大量生產航空機件，自有機件標準化的必要。這是一般所知道的事實。今後我們必須設廠大量生產標準化機件及標準化航空成品。因為如無標準化的機件，飛機或發動機經濟得多。但目前云此，似嫌過早，我們還缺少一些必要的機件標準。航空機件標準的制定，這工作絕非輕而易舉者。航空機件的發達，今日尚未臻穩定的階段，厘定這種標準，自當極端的審慎，而且，這種標準雖經一旦厘定，仍需不斷的增改，以切實用。目前的急務在設立一個有永存性的機構，來負責這一部份工作。

內勤人員。其計雖非與業務，對於下級門主若若與第一
要推行「層層負責」的制

所謂「層層負責」的制——其續不能算為制度，只能算是一類處理事務的辦法。其範圍以內時，可無庸向上級請示辦理，只要處理結果允當，儘可於事後報備案。職責中人即下級對其級負責其行為之效果，而可在某種限度內，自擇其手段。歐美很多的國家，都實行這種「制度」。在國內，至少在戰時行政上，作者以為不妨一試，這樣，辦事效率當然能增高，但是如果將各部門可以自由處理事件的範圍，規定得過於狹隘，或規定得不切實際，那麼，這種制度便失却意義了。

(六)工資核發制度亟應改良

現在的航空工廠核發工資，仍多以工時為標準，這是一種落伍的方法。新式的工資核發制度雖多，但原則上莫不以「成品」為核發之標準。以工時為標準以核發工資，可造成無形的怠工，即使無怠工的嚴重，也必是效率極度的低降。這是衆所週知的現象，此處無庸贅述。推行新式制度，在技術上有許多困難，這也是事實，但欲建立高效率的航空工業，此制度勢在必行。如何訂定一種折衷的方式，以適應這個過渡時期的需要，是現階段急待考慮的。

「書報勞軍」在英國

英國抗戰三年來，經由英國紅十字會分發到各軍醫院供給傷病將士閱讀的書籍計有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五百三十三冊，其中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冊分給了國內各空軍醫院，另外四百四十六冊則寄給了駐蘇英國皇家空軍。



駐華美空軍之花絮錄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共計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個機位

飛機場暫作棒球場

會議廳權為訓練場

飛行員和他的飛機，是一時一刻不能分離的。雖然飛機停在機場上時，所有加油，檢查，警衛，以及裝機槍子彈和炸彈等一切事件，都是地面人員的責任，而飛行員却仍須停留在飛機的旁邊，就連食宿也都在機場上或其附近。因為敵人的空襲，在任何時間，都有可能。一有情報，飛行員就得立刻駕駛機出動搜索和截擊。而且出動轟炸或攻擊敵人陣地以及敵人的後方，最高統帥部或軍官隨時有決定，但決不事前通告，總是在快要出動的幾分鐘，臨時集合起來，駕駛出發。出發的目的地，或是在登機之前一分鐘，向衆說明，有時到了天空上，排列好隊形後，才由領隊的以無線電通知，而領導出發。所以所有的飛機，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準備隨時隨刻可以起飛。所有的飛行員，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準備隨時隨刻可以集合而駕駛出動。美國駐華空軍對於這一點，執行得比其嚴格。當一個命令頒佈下來，幾秒鐘以內，飛機都嗚嗚的吼了，一二分鐘以內，就已在天空中排列成整齊的隊形。因此，所有他們的飛行員，駐在地的飛機場，就成了他們生活活動的唯一

區域。這種生活，在我們的腦海中會幻想著一種枯燥的滋味。然而，所謂枯燥，是人的問題，環境或不免是枯燥的，而人却能克服這個枯燥。你如果有機會到駐有美國空軍的飛機場上看看，就可以看見有些人在翻着飛機讀一

本小說或是飛行技術的書，有的睡在飛機旁邊的草地上閱報，有些人成羣的在機翼之下走軍棋，有些人在機尾後圍坐着海狗一類問題，談笑滿面，找不出一點枯燥的現象來。這是在空軍中，由於空軍工業的進步，飛機的出動或攻擊，除較前外，通常以幾分鐘以內，四點鐘以內，四點鐘以內，不但敵人的空襲很少見，出發的命令，也不常有，這時，飛行員雖然仍在飛機場上待命，但身心兩方面，可算都鬆開了，這時，他們的消遣，却不是讀書或是玩撲克，而是運動。美國空軍的飛行員，他們的好動，而且他們的好動，決不是散漫的作弄，而是有組織的。而且他們的動，是自動的，是自動的。五個美國人在一起，除非有事，決不覺得是可能而外，他們必定會想種種方法，做種種激烈的甚至冒險的運動。總之，他們一有閒暇，就要鍛鍊他們的身體：不是比拳，就是打獵，不打籃球，就踢足球；決不肯文縷縷的安坐在室內，鬆弛他們的筋



骨。可是飛行員們離不了機場，既不能到運動場去打球，又不能到深山中去打獵，但他們仍舊要運動，於是就在飛機場上劃了一小塊區域，暫充作棒球場，而滿足他們的慾望。

原來飛機場上，不好樹立足球的球門，或是籃球的球架，而玩棒球則不妨事的。只有幾根球棒，一個球，幾副手套，和四個布壘，把布壘在一塊方地的四角一放，分作兩組，就可打起來。如有警報，或是出發的命令，隊員們輕易的就將布壘等件，一齊拿掉，并不妨礙飛機的起飛。

可是他們事前也有組織的，每一次打球，必有飛行的與地面的人員合併參加。假設有警報或是出發的命令，飛行員就把球棒手套等望地下一扔，轉身向飛機跑。地面的人員，也各自預先分配了工作，拾球棒，拾球棒，檢手套，拾布壘的拾布壘，頃刻之間，沒有一件東西，會遺留在飛機場上。

自從他們發明飛機場可以充作棒球場以後，每天下午必定玩一次，而且都玩到天色昏黑實在不能再打時才停。他們的長官看見了，并不干涉或是禁止，反而含笑贊許，有時也參加他們一現身手。

這一天下午，他們也興高采烈的在機場上打棒球，甲乙兩組相差的分數很接近，競爭很激烈。雙方的情緒都很緊張，一時大叫，一時歡呼，我正立在球打不到的地方作壁上觀，忽然，只見他們將球棒手套等紛紛的拋棄，飛行員拾起飛行衣轉身就走。我心裏正想着：是不是有警報呢？一回頭，又見那位瘦長的史各特上校，駕着一部小指揮車，如飛的向停機線那方面跑去。這位極端大隊長的英勇

精神，極爲他的部下所敬仰。他管理指揮，他計劃策略，他更無微不至。每一次出動，他個人至少有一架紀錄簿。由於他這種硬幹精神的領導，他的部下沒有一個不勇氣百倍。我們也不勝的欽佩他，都誇讚他爲西方的高志航。他一到停機線，所有螺旋槳都轉動起來，映着將落的斜陽，只見一圈一圈的銀影，轟轟鳴鳴之聲，剛歸巢的鳥鴉，又都驚飛起來。一隊人字形的鐵鳥，翩翩向東南而去。那些轟炸之機，仍像鴨子一樣的，靜伏在機場上。

霎時間，又來了一部綠色的小汽車。我一看就知是轟炸隊長海因斯的，又見他笑嘻嘻的啣着雪茄，悠閒的手扶着駕駛盤，毫不猶疑的到了他的鴨子身旁。鴨子都振翼而起了。到了天空，那裏是鴨子，直是龐然雄偉的鴉鳥，也成羣的向東南而去。

「不知道呀？」我心裏想。
突然，海因斯說：「我沒空，黑頭手，這事得由你辦。」我們司令部管情報的老漢，面紅耳赤的騎着自行車，匆遽的向那脚踏，一眼看見我，便連連招手：
「喂！我正找你辦外國人飛到那裏去？」

「不知道呀！」
「不行，你趕快問一問，我得發飛報呀！免得沿途發生誤會。」

我們一同到了他們的停機線。那位情報長正坐在那裏，專心一志的注意無線電線的聲線。當我們向他詢問時，他回答得搖搖頭，我們又到他們的辦公室，遇見史各特上校的書記，他也是說不知道。史各特上校忽然對我大談空軍的訓練，老漢聽了出來，對我說：「這事得由你辦。」

裏。剛到又得到報告說天際探察飛機飛來了。這飛機

「他們的目標是那裏？」

「大概是廣東！」

「他們的行動，真是機密得很。我方沒又碰到史各特

的書記，他還是莫明其妙。

下午我又去問老董，想從他那裏得點消息。剛走進他

的辦公室，老董就向我叫起來。

「喂！香港！香港！」

「阿！香港！」

「他們快回來了。轟炸的結果還不知道。去掩護的驅

逐機，據報擊落了敵機六架。」

天空中已聽見嗚嗚的響，我立刻跑到機場，只見一架

一架的大鵬鳥，昂然的緩緩降落。

「一架，兩架，三架……」我一一的數着，不多不少還

是出去的那些架。

「驅逐機也回來了。」

「一架，兩架，三架……」我又一一的數着，和出去的

數目也相等。

海因斯的辦公室，每被稱作會議廳。陳納德將軍來的

時候，都在這個辦公室內起坐。有時史各特上校也到室

來，或是三個人，或是陳納德不在的時候，就只有他們兩

個人，低低的談話，聽得會隔一切。這時，所有源在室內

這座會議廳式的辦公室裏，立刻就我照相機，着他把香港

空投彈後所拍的照片，翻刻洗印出來，觀察轟炸的成果。

照相員去叫海因斯到史各特那邊去，剩下一幾位轟炸大將

仍在靜靜的坐着。

「這是一會兒，照相員匆匆的跑回來，手裏拿着幾張水淋

淋的照片，他摩大將，紛紛包圍着他。

「看哪！這是九龍。」

「這是機場。」

「好大的吹噓！」

「喂！這張最清楚，九龍飯店對日本的司令部，完

全毀滅。」

「Henry-Henry」大家都歡呼起來，一連對的跳

起來。

「好！你們應當去慶賀史各特上校，他今晨一人打

下了敵人兩架飛機。」

「Henry-Henry」大家又歡呼起來，一連對的跳

起來。

「好！你們應當去慶賀史各特上校，他今晨一人打

機械長楊腹從公

司令官酬助發獎

非常佩服，而霍立治比他高明的，於經驗之外，尚有高深的學問。

在美國空軍中，機械長的權威，是高於一切的。因為空軍主要的工具，是飛機；而飛機是機械所構成，機械的

他那種負責任而埋頭苦幹的精神，却非一般所謂學者的人們所能及。

檢查、修理和整理，完全是機械長的責任。每次出動以後，必須經過機械人員的檢查，檢查以後，如果說一句：「飛機暫時不能飛行，無論是誰，也不敢去飛，而且也不許可去飛的。或許有些人，不服從機械人員的指示，雖然機械長不許可去飛，而硬要去飛的時候，那末，機械長一方面就宣佈不負責任，另一方面則報告最高的長官，說這種行為是妨害他的威信，對於他的技術不信任，若不予以制止和處罰，他不能再幹下去。雖然這種事實，在美國駐華空軍中，並沒有發現過，但霍立治機械長和我談話的時候，有意無意之中，總表露出這種觀念，和美國空軍這種傳統的精神。

途中，由於油乾的原因，強迫降落在一個草原上，螺旋槳和發動機，都遭受了很重的損害。在某一天的早晨，剛剛拖回來而交給霍立治的時候，中隊長却報告司令官，說是一架飛機，如果在三小時後能夠修好而出動，則於今日所擔負的任務方面，有很大的補助。司令官把霍立治找來了，將這個報告給他看，並詢問他的意見。霍立治說：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那架飛機，我已經檢查過，需要十個小時方可修理好，但在戰時，如果司令官什麼時候需要，我都可盡我的力量。」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現在已經八點鐘了，中隊長報告的時間是七點半鐘，他需要在十點半鐘用，我希望你能在十點鐘時修理好。」

飛的夢

躍冬

(一) 飛的夢

「媽媽，

我怎樣才能飛到天上？」

「我要飛到天上……」

「傻孩子，

你不能飛到天上，

因為你沒有翅膀。」

「媽媽，天上好，

我要飛到天上……」

「你怎麼去飛呢？」

「真好笑，傻孩子！

誰告訴你天上好呢？」

「媽媽，我夜裏常做夢，

做飛的夢。

我長了翅膀，

我飛到天上……」

（笑的花朵展放着，

在兩張臉上……）

天真的笑

愉快的笑。）

「告訴媽媽，

你飛的夢……」

「媽媽，

我的兩臂變成了翅膀，

飛得飛得很大，

飛得飛得很高，

我的翅膀拍得風聲。

媽媽，那哨笛真好聽。

像清晨敲醒我的汽笛。

媽媽，我飛得真高，

像雲雀在高高的鷹，

我飛着轉着，

轉着飛着……

我看見小小的地球，

運轉在我的脚下。

媽媽，天空多麼好啊！

天空是廣闊的藍帳，

天空是深藍的大海，

天空有鮮美的空氣，

天空有金黃的陽光，

媽媽，天空多麼好啊！

星星像熟透的果實，

像糖柑綴滿在天上，

太陽是一盞好暖和好光亮的燈籠。

啊！

媽媽，我飛着轉着，

轉着飛着……

我飛到天外去了……」

「狗！S！你把第二廠的人，都叫來！

三分鐘內須要到這裏。」

第二廠的人也來了。

在霍立治的指揮和工作的分配之

下，大家都有條有理的工作，霍立治

不時的看看這個工作的情形，檢查那

個裝配的效果。九點四十五分鐘的時

候，那架飛機的螺旋槳，已經能嗚嗚

的旋轉了。霍立治聽了又聽之後，才

下命令：

「卡中隊長，

這時，有一位機械員，一只手摸

着自己的肚皮，一只手抹着頭上的汗

，走到霍立治的面前：

「機械長，你還未吃早飯哩！

我的肚皮也只有三分之一的飽！」

「我們現在可以去痛快的吃，廚

房替我們留下了，伙計們，走呀！」

霍立治并未隨同他的部下去吃早

餐，却一直到了司令官的辦公室，向司

令官報告：

「已經奉到司令官的命令。」

「下午五點鐘，全體集合在中隊

部的前面，我有話講。」這是司令官

給他的回答。

霍立治回到他的工作室，一方面

在吃早餐，吃得快而又比平常多，一

方面在向他的部下說：

「下午五點鐘，在中隊部前面，

司令官訓話，大家穿起制服來！」

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一羣來自南

「樓孩子，你飛到外天去了，你就不愛愛你的媽媽了？」

「媽媽，我帶你往天上去，天上好啊……」

（孩子撲到媽媽的懷裏，媽媽笑了，媽媽在孩子的頰上深深的吻。

（二）他真的飛了

再不是虛無的幻夢，如今，

他真的能高飛了。

他真的能高飛了，

看他高大的體格，

看他紫紅的顏面，

看他的熱情，

看他的心，

一切一切都訴說着

他的成長。

——一個百分之百的

飽滿年青的生命啊！

就這樣，

他雖沒有長一雙翅膀，

他就能飛了。他已飛了許多次，許多次，

飛的樂趣都在他的臉上掛上笑啊！

每當他來到機場，

他便感到鐵馬的馴良，

感到馬達台喚的殷切，

他以激動的心情

跨上座艙。

他知道

小鳥從巢裏出來，

要怎樣的飛着學習。

他知道

一個入伍的士兵

要以怎樣熟練的技巧，

才能射擊到靶標的紅心。

他知道他的責任，

未來的使命。

他飛的訓練，

他想起母親臉上的笑，

母親親熱的吻。

「媽媽，天上是好的……」

然後，

他和鳥兒飛上天去。

北美的英雄，都雄糾糾的穿着銀灰色的制服，排列成秩序，站立在中隊部的門首。遠遠的一部灰藍色汽車，翩然流止。車門打開，那位雞皮玄髮而精神矍鑠，綽號老人的陳納德將軍，大踏步的走下汽車。威儀嚴肅的立在隊伍之前，他的秘書，捧着一個木匣，匣下一張信箋，站在後面：

「弟兄們！今天是中國的一個節期，中國舊曆九月九日，叫做登高節，中國人在每年的今天，都去登高祝禱，可以避免一切的災禍，所以在今日，我要為你們祝禱，留一個紀念。」

「我在四天之前，接着中國廣西省人民所組織的航空建設協會一封公文，對於我們英勇的精神，和作戰的成績備致頌揚，并且附贈紀念獎章數十枚前來，我將代為頒發足以承受而無愧的諸位弟兄。」

陳納德將軍，從他的秘書手中，把信箋拿來，朗誦上面所開列的姓名，每一個姓名之後，都有一二句對於他工作或作戰成果的獎語。第一個被喊到的，走出隊伍，由陳納德親自為他佩上獎章。其餘的，由那位秘書一一發給後，陳納德又接着講：

「中國的登高節，含有爬高向上的前進之義。我在這個有意義的中國節期，頒發中國人民所贈予的可貴的紀念獎章，以做為本軍的一個紀念。我們要竭盡我們的職責，不要辜負中國人民的盛意，上帝祝福你們。」

（三）警報中的聲音

（警報！警報！警報！）

（噶——噶——噶——噶——）

「緊急警報，

緊急警報，

快躲好！

藏到這樹叢裏吧！

伏到那溝池裏吧！

唉，快一點！

你聽，飛機來了！

飛機愈來愈近了！

啊，看見了！

一架，兩架，三架

四架，五架……

我們的，我們的，

你們看這黨徽都看見了，

我們的驅逐機！」

（另一個聲音：

「躲好，讓炸彈炸死你呀！」）

「不要緊，

天上有我們的戰鬥機，

會把敵人驅逐走的。

啊，不好了！

那面三大隊，

品字形的敵機來了！」

（噶，噶，噶，……

「敵機！敵機！」

噶噶噶……）

「敵機來了，

啊，那麼多啊！

我們的驅逐機才五架，

我們不怕！

不怕，不怕日本鬼子！

你們都看啊！

我們五架飛迎上去了，

飛得多快，

飛得多高，

一，二，三，四，五，……」

（噶，噶，噶，噶，……

噶，噶，噶，噶……）

「啊，啊，

我們的五架靠近不去，

我們沒有襲擊的機會，

敵人的機槍好厲害，

火蛇一樣的

集中火力射擊。」

（噶，噶，噶，噶，……）

「你們看，

我們五架又挨近了，

啊，那一架，

翻着筋斗滾進去了！」

在敵機間穿梭了！

把敵機衝散了，

散了，敵機敗散了。

那衝擊的一架真勇啊！

唉，唉，

那衝擊的一架受傷了，

冒着煙跌落了。」

（隨着多少聲讚嘆，

一縷煙從天空墜向地下，

空中還在響着……

噶，噶，噶，……

噶，噶，噶，……）

（四）病院裏

「媽媽，我真的飛上天去了，

我會飛了，

媽媽，天上多麼好啊！

月亮像燈籠，

星星像果實。

媽媽，孩子沒有生翅膀，

就飛上天去了，

是我的小鳥帶我上天的……
啊，啊，我的小鳥呢？
誰搶去了？
你們還我的鐵鳥啊！」

「同志，同志，
你醒醒，
你已受傷了，
你這是正睡在病院裏……」

「啊啊，
這裏不是天空？
這裏不是座艙？
我受傷了，
小姐，告訴我……
我是怎樣到這兒來的？」

「同志，你真勇啊！
我們五架對一羣敵機
沒有辦法，
機槍的火網那麼密。
你翻着筋斗滾進去了，
在敵陣裏穿着梭子，
滾着，衝着……
就這樣，
敵機烏鴉一般的被衝亂了，
我們開始了分別追擊，

而你的一架
冒煙落地……」

「小姐，
我這樣就受傷了？
我的鐵鳥也受傷了？」

「是的，同志，
你受了火傷跌傷，
你的小鳥也像你一樣的
被送往病院了。」

（一位老婦人走進來。

「啊！媽媽，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你的兒子受傷了！」

「哎呀！我的好孩子
昨天我就說那架衝上去的勇啊
那想到就是你——
我的好孩子！」

「媽媽，
孩子受傷了，
孩子不是一個好孩子，
不能孝敬你。」

「孩子忠於國家就好了，
為國家出力，
媽媽幾年就完了，
但國家是永生的……」

「老太太，
剛才這位同志喊你。」

「想念媽媽是不是？」

「媽媽，
我又夢見：
屆時，我倚在你懷裏，
說我昨夜夢中……
飛的故事。」

「孩子，
你終於能飛上天了。」

（戰士在驕傲的笑，
母親在榮譽的笑，
護士小姐的笑，
是莫名其妙的笑……）

美空軍首征意大利記

美·J·白爾登

——譯自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活雜誌

橫過那短短的地中海上的要道，軍用補給品夜以繼日地移向的黎波里唐尼亞和突尼西亞的隆美爾軍隊。牠們的大多數是由意大利艦隊護送的。所以我們決定去往那不勒斯基地空襲這艦隊，並且把那些在那里裝船的軍用品毀滅。

十二月四日的正午，滿面于思的勤務員把瓶子裏裝滿了檸檬水，棕色的墨球帽拉到眼睛上，成羣結隊地橫過沙漠飛機場，匍匐在他們的B二十四的肚子下面，並且轉動發動機。他們是在準備美國人的第一次空襲意大利。

笨重，累贅，懷帶着重磅的炸彈，飛機從沙漠上起飛了。在機場上空，人們聚集在德克薩斯州威科城的路邊少校駕駛的飛機的後面。從他飛機的旁側，閃射出一個塗繪的婦女的身影，在那上面題著「上海李爾」字樣。我們隨著李爾沿海岸路線前進。我們飛經許多載運補給品到西利比亞的薩特高梅里的第八軍去的卡車，然後走上地中海，首途向意大利進發。

許多時候我們都是在海面上輕掠而過，最後，晌午時分，我們才開始爬高。現在那暗藍色的水遠遠看來漸漸沖淡成一種模糊的灰色了。空氣漸漸稀薄漸漸寒冷，於是我們穿戴起飛行衣和氧氣面罩。午後的時光慢慢進行著。下

面祇是陰暗一片。到處祇有灰暗的寒雲。就這樣我們的飛機在陽光裏面閃耀著咆哮著，向意大利進發。

我們的耳機喃喃作響了。「照想我們是不是已經到了大陸上空了？」一個焦急的聲音問道。

「十分或者十五分鐘內就會到的，」是飛行員尼歐的刺耳的語聲。

但是二十分鐘過去了，還是看不見大陸。除非那參差的，像鯊魚牙齒似的，灰色的雲塊就算是大陸。否則我們現在就是正在飛越南意大利的山脈。

「我不喜歡這一套，」我想。「我們要飛越意大利版圖的一大段地域才能到達那不勒斯。這樣，全國就都會拉起警報來，而大隊大隊的驅逐機會等著我們。」

天變得更冷了。水蒸氣的羽翼從我們領頭的那上海李爾的排氣管裏噴流出來。

突然，從灰暗的雲霧裏顯現出一點開朗的天地來了，在我們下面，我們看見一片棕色的崎嶇的山叢。之後又看見一個噴火的火山口，煙火顯然地從牠裏面發射出來。那是維蘇威火山。在牠後面，是龐培，前邊，那不勒斯。那里，環繞著火山，躺著我們的目標。那里躺著我們的靶子呢。

我們向右轉彎，準備從背後來打擊那不勒斯。煙霧從火山口裏捲舒上來。下面什麼地方閃射著火燄，是在火山口裏，抑或在山巔上却不能說。牠噴吐著紅光和毒燄，好像是對人警告說：「停止！禁止前進！」暗淡的雲又關閉起來了。大地被蝕沒，模糊的聲音意義不明吐字不清地在耳機上響起來。超出飛機咆哮聲之上，這不能釋義的含混聲音更增加了逐漸加深的緊張。然後來了尼歐的尖銳清晰的聲音。

「打開炸彈艙的門。」

於是發出一陣騾驢的喧囂聲，接著一股寒冷的陣風穿過飛機的空肚子襲擊上來。我們開始降低高度。在我們下面三千至五千呎的空際，另外一些編隊在跟隨我們前進。我們一齊沉潛下去。突然我們掠過維蘇威火山，破雲而出，並且對著那不勒斯降下。太陽的血紅的金幣沉落到灰暗的天縫裏面，但是目標却明朗了。那不勒斯無助地但却美麗的地躺在我們前進的翼下，於是我們進入轟炸航路，瞄準目標了。

我們轉了一個大彎越過羣山，經過一些稀疏的房舍，駛進城市繁榮稠密的中心。我們咆哮而過鐵路車場，工廠，和倉棧，然後撲向停泊在港口裏的意大利艦隊。沿著一條馬蹄形的海岸，鉅大的碼頭像一根根細長的手指頭似的凸伸進灰紅色的水。在大大小小的碼頭上，停泊著許多驅逐艦、巡洋艦、戰鬥艦和潛水艇。針對著一夥六艘艦船，我們卸下我們的炸彈。

我們俯在飛機的地板上從一隻窗戶窺望出去。又從另一隻窺望出去。在我們下面，我能夠看見我們的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對著目標奔去。我俯首下瞰那不勒斯。煙霧火燄

正從碼頭上升起。本來有六艘船的那地方現在祇是一團烈焰。我們的炸彈帶著灰色煙氣下去，又帶上來一團濃黑的光流。不知那裏著火了。

突然，在我們遠遠的下面，一個黑色物猛然對著一艘大艦擲去。也許那是一艘戰鬥艦，也許那是一艘巡洋艦，也許一樣也不是。我們不能說明。

那船原先所在的地方，一株巨大的煙樹開花了。船和碼頭同樣消逝不見了。之後突然一下子那晦暗地方豁然裂開，一股透射出來的橘黃火焰衝向二千呎的空際，於是不勒斯的碼頭耀眼眩了。

好像這是一個信號似的，不勒斯的四面砲火發作了。從稠密的，塊狀的灰色房屋，到處迸發出長長的亮光，而似乎每一條街道的角落都有一架槍砲的閃光。從城市的中心，從山巔以迄於北，都發著這種閃瞬的光，而由於這種記號我們便知道了那不勒斯已經陷入於混亂之中。之後重砲火從碼頭上發射出來。紅球升起幾千呎的空際，金剛穿過黑煙搜索我們。我試想害怕，但是怕不起來。我凝視這佳景，但是我覺得我並不置身其中。

我們在港口上空轉身回航了，脫離了高射砲的射程，飛經喀普里島的上空。對於這島的徒勞的幾發砲火付之一笑，我們首途邁過南意大利的山脈。

太陽下山了。天空轉紅，然後又轉黑。我們不再受驅逐艦的威脅。被公認為最危險的任務現在已經變為最安全的了。

我們又走上地中海，首途返家。到意大利去的任務於以終結。

(龔建宏譯)

記 梅 元 白

民 威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第四排... 第五排... 第六排... 第七排... 第八排... 第九排... 第十排... 第十一排... 第十二排... 第十三排... 第十四排... 第十五排... 第十六排... 第十七排... 第十八排... 第十九排... 第二十排... 第二十一排... 第二十二排... 第二十三排... 第二十四排... 第二十五排... 第二十六排... 第二十七排... 第二十八排... 第二十九排... 第三十排... 第三十一排... 第三十二排... 第三十三排... 第三十四排... 第三十五排... 第三十六排... 第三十七排... 第三十八排... 第三十九排... 第四十排... 第四十一排... 第四十二排... 第四十三排... 第四十四排... 第四十五排... 第四十六排... 第四十七排... 第四十八排... 第四十九排... 第五十排... 第五十一排... 第五十二排... 第五十三排... 第五十四排... 第五十五排... 第五十六排... 第五十七排... 第五十八排... 第五十九排... 第六十排... 第六十一排... 第六十二排... 第六十三排... 第六十四排... 第六十五排... 第六十六排... 第六十七排... 第六十八排... 第六十九排... 第七十排... 第七十一排... 第七十二排... 第七十三排... 第七十四排... 第七十五排... 第七十六排... 第七十七排... 第七十八排... 第七十九排... 第八十排... 第八十一排... 第八十二排... 第八十三排... 第八十四排... 第八十五排... 第八十六排... 第八十七排... 第八十八排... 第八十九排... 第九十排... 第九十一排... 第九十二排... 第九十三排... 第九十四排... 第九十五排... 第九十六排... 第九十七排... 第九十八排... 第九十九排... 第一百排...

與隆山回來，永烈的感冒更重了，臥在被中流汗，衰弱的躺着。重轟炸機似命令衝與積守着地，就着燭光不知怎麼又把話引到元白身上。

「元白從前在文學堂時還是我們的同學呢。」積堯一聲整理衣物，一聲說。

「是浙大的嗎？」

「永烈在病中輕答着。

「說說起來，元白與我尚有一點親戚關係。」令衛說。

「解釋了二重親戚關係，令衛又說：『元白這人飛的又熱又好，平時又必心裏不知怎麼這大出了毛病。』

「許多破孔，黑色的夫與夜風由破孔中瀟進來，大概天在飄落雨點吧，加上風搖樹葉聲，透過窗子，打到室內人的心裏，真是像吹奏哀悼死者的葬曲一般。」

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的黃昏時分，我在漢口黃皮街的空軍療養所里認識了元白。在一間放置了五張白色病床的長方形廂屋裏，人給我介紹一位靠門的病床上臥着的青年人：「這就是梅分隊長。」他臥在白被單里，枕頭襯托着他的被燒的面孔。我細看了一下他的臉。兩隻眼部的皮膚是完好的，大概飛行眼鏡使他的眼部免去受難。臉上雖然被火燒了，但並不厲害，兩頰已開始褪皮。我問了他的傷，他告訴我傷不怎樣厲害，只臉部，後頭，以及手燒傷了

，腰部在跳傘落地時碰了一下山坡，微有疼痛，別的一切無恙。因為傷不重，同時那個黃昏他在火線跳傘已有三天了，雖然熱氣所因為他與別的幾位受傷空軍人員的移來而顯得忙碌，白衣護士進進出出，那一大堆白綢保險傘，手槍，皮飛行衣等等東西也還狼藉的堆在地板上，我却聚精會神的問起他炸安慶敵艦的戰鬥經過來；而元白也頗精細的為我說着七月十二日轟炸敵艦情形，以及炸後遇到敵九六型驅逐機攻擊，他的後座射擊士趙書麟反擊敵機擊落敵機二架，終於已機亦被敵機擊中起火在空中焚燒，他與後座跳傘遇救的經過。

在這次談話中，我深深的認識了元白。在表面看來是一個書生似的江南青年人，他操一口浙江國語，雖在傷中却笑呵呵的，敘述自己作戰苦鬥經過像講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他人遇險故事，我覺得這麼一個好的飛行員，是值得介紹於大眾的，所以二十號在漢口報紙上發表了一文記述他作戰的經過。

往後幾天我又去看他。他的臉手逐漸見好，腰也不痛了。療養所的生活是安適的，空軍最高指揮官在百忙中，也抽空來看過他。把鮮花籃堆在他的床邊案頭，把鮮果汁送來放在床邊作他的飲料。他自己覺得是，在武漢的門戶馬當觀寨線上他是陸軍弟兄殺得遍野與敵對壘時，正是空軍同胞日以繼夜的去轟炸馬當敵艦時，他以受傷在如此安適的療養所中，臥在花籃邊未免太幸福了。雖是這樣而作戰的空軍將士在轟炸歸來時黃昏以疲憊的飛機場來看望他。有一次遠征日本的徐煥昇隊長也來看他。於是元白和我談起遠征日本如果多派幾架馬丁機，那就有派到他的機會。他頗以未能同法為憾似的，為我詳述準備遠征的經過。

三

休養所中的安適生活使他很快的恢復了健康。空軍當局於他快好時，又寬大的。給了他一個月的假，於是利用這機會，他去遊了一次港島。十月間，在武漢外圍保衛戰已告結束，近郊太血戰快開始時，元白回到漢口來歸隊了。可是漢口的隊部已在十幾天前南移××了，在大武漢的撤退中，他被安排到我們運炸彈引信的小汽輪上來。

十月二十日的上午在漢口江岸停泊的小輪上，我們見面了。滿船裝的是一箱一箱最猛烈的爆炸品，炸彈引信，只要有一顆子彈擊中了引信箱，那滿船的人和物都要成爲細粉。要一個飛行員乘坐如此危險的船離開武漢，是不大妥當的。於是載私人陪他去我高元禮君。元禮那時候是留在漢口的幾個記者之一。我把元白介紹給他，元禮滿口答應與元白一同乘楊森部隊的一隻汽船南行。我盡了介紹之責後，又與元白回到江邊裝炸藥的船上取下元白一點小行李，李元禮江岸握手告別。江邊路上紛紛的行人，背着大包小包在逃難在找難的臉面孔，我們都淒涼得很，不知武漢退却後國家命運是怎樣。

經過離洲我們的船飄行江中，親見附近三百米遠的汽船拖船被敵機六架輪翻攻擊，炸成虛的碎片。我們的生命由火藥中爬出後，又提心吊膽的過了洞庭。這才安達常德，轉到×地。可是元白再次受傷的消息傳來了，他由漢口撤退並不會乘元禮他們的汽船，他另找到一輛汽車，由退。行到平江九嶺附近翻車，他受了傷，由×地運到成都休養去了。當時我在×地，消息不靈，也無法知道元白受傷的詳情。

五月的烽火燃燒在重慶。在X地的一次警報中，却來了自己的六架銀白色的巨型機，一架一架着地，一批一批的人由機中走出，一看這些穿皮飛行衣，弄得癢癢的小鬍子高個子，却都是在漢口機場常見的熟人，不覺高興起來。這其中，元白遠遠走來，飛行衣與全武裝把他打扮得冷我認不出了，還是他遠遠的先開口：『好嗎？許久不見面了。』接着伸出手來，我這才認出是他，熱烈的握了手。

『怎麼？今天出動嗎？』
『是的，今天出動。久沒有飛了，覺得有點吃力。』
『你們到了目標時要當心一點，這裡的德國人正在暗地里用耳目吸收我們天空動態呢！』我敬告他。

『這里也有德國人嗎？為什麼不驅走他們呢？真是討厭！』他非常氣憤。

我把話題引到別的上頭，免他不快。
我們踏着機場上的青草，步到棚場里。初夏的太陽相當熱，大家只是張開口，彪形大漢徐卓元，短小精悍的龔穎澄，長臉林定憲都出現了，這全是在漢口機場熟識的飛行員。轟炸員楊樹也走出飛機。闊別半年一旦見面，熱的聲音與感情，交融在棚場里，顯出這平素寂寞的所在是多麼熱鬧呀。

不久他們加好油後又向X地飛去了。次日的下午，我看到原班人馬從頭上的天空過去，隔着三千米的空距，我無法聽到元白告訴我炸敵的情形。但是當我由X地行至貴陽時，我看到報紙，知道他們給南昌方面敵人的打擊是很大，敵方十五輛坦克車與許多大砲人馬被炸燬。這些空中行走的天兵不動則已，動必驚人的做出成績來。

五

在途中，當我通過重慶的火場走到黑水河畔的成都時，我告訴元白他們駐在一個小地方機場里。在一個清晨，我走到一個別人預告我住的地方，果然領到一輛軍用吉普車，X地機場去的卡車，已有幾輛戴空軍帽子的人在候着，但人很少。我候了一會，元白也來了，他付黑眼鏡帶在他的臉上，他很快的發現我，於是談着一些熟人消息。我們同車到他的隊部，他已是第X隊副隊長了。爲了我要看察國璋，他又陪我穿過黑魚土壩築成的機場到第X隊去。國璋也是二十七年，在漢口認識的，那時候倒看不出這位笑呵呵的大漢子是怎麼一個人，只曉得他是出動轟炸機炸敵機二十四架的一個勇敢飛行員，不想到他的隊部才知道他是一個很有作爲的隊長。他的隊部里，留聲機在轉動，射擊在傾聽歌曲，飛航員有的走棋，有的在玩百分五國璋自己則剪了個小平頂督率勤務打掃屋宇，整理內務。一種戰後的振奮精神洋溢在他的隊部每個角落上，每個隊中人的眉梢上。在這里，我又看到許多熟友，去年他們在漢口時，尙不能飛X式轟炸機，現在他們已是一個熟練的飛行員了。

在國璋屋里，談些開元白稱國璋爲『國寶』，這是大家對國璋的稱呼，大概大家都認國璋這個沉着的轟炸駕駛員爲國寶罷。
把日本飛機炸重慶的問題，今後的中日戰局問題，都談了一陣。就同在國璋處用過飯才分手。在這以後，我行到西北一小城中住下，曾在蘭州新生社的辦公廳中和元白邂逅一次。我因聽人說元白有結婚消息，問他笑着否認說：『正要忙着打仗呢，那有心思想到老婆。那時他們確是很忙。』從此，直到今天聽到他犧牲的噩耗爲止，那

（下文移往第九四頁）

詛咒

頓河上秋夜是暗黑的，慘白灰掩蓋下的炭塊，不顯著的繁星微弱地閃照着，草原充滿了淒涼的艾的芬香。新鮮的狂風在野草的乾燥的草叢中低鳴。吹得矮林的葉子灰塵的樹葉沙沙地抖動。彷彿潭底上的寒冷的水流，終於又落到平地上，好像這找久已遺失的遙遠的東西。

薩克安人的使者而飛來，於朦朧中覓訪她的朋友，為的對他解釋，僅僅可以聽到的語句在耳邊嗚咽，親愛的名字的反響喚起，悲哀和回憶，重新又矯健地悄悄地無聲地飛去，快得連最好的良馬都追趕不上。也許，母親的憂愁在夜中頓河草原上隨風漫步，尋找自己的不愉快的血，對陣亡的戰士俯視着，從額前披開頭髮，冰冷的唇上吻一下自己的兒子。也許，一個弟兄跑去援救另一個奄奄一息的弟兄，他正騎在草原的中央，光輝的眼睛業經模糊。鋼鐵般的芽業經失去往昔的力量，英勇的胸部更稀少地困難地翕動。

透過臨終前的高樓，它祇聽到耳上的血，好像夜鴉，在它的上頭撲翅，挾着嗚叫旋飛；好像灰色的狼羣在疾走，它似乎看見他們的怒紅的腮角，在自己的臉上感到他們的惡臭而熱烈的呼吸，沒有力氣伸手。它聽着死者的面孔，淚水立刻湧滿了它的雙眼，無言的太息由胸中迸了出來。

你是誰？別死。弟兄，不好。你是誰？別死。弟兄，不好。你是誰？別死。弟兄，不好。你是誰？別死。弟兄，不好。

草原的灌木林中，騎着飛行員米哈伊耳，他生長在烏克蘭的森林里，是平靜的茂生着沉思的蘆葦的蘇拉河濱的沃地。烏茲拜克人，拉希莫夫，穿起前線暫入敵後的兵裝對他俯視着。

蘇拉河濱的射擊劃破了他的沉默，彷彿無數的線，低飛的飛機投下直掇朝彈。蘇拉河濱的射擊劃破了他的沉默，彷彿無數的線，低飛的飛機投下直掇朝彈。蘇拉河濱的射擊劃破了他的沉默，彷彿無數的線，低飛的飛機投下直掇朝彈。蘇拉河濱的射擊劃破了他的沉默，彷彿無數的線，低飛的飛機投下直掇朝彈。蘇拉河濱的射擊劃破了他的沉默，彷彿無數的線，低飛的飛機投下直掇朝彈。

前面地雷開始在爆裂，他朝火走去，由於負載的沉重，他邊走搖晃起來。有時他彷彿覺得飛行員已死在他的背上，他應該放棄他，再單獨飛行。但是他想起了古老的傳說：死亡的戰士格外是活人的朋友，因為他在我們之先參加戰爭，殺我們的敵人，死亡抵遠他比我們早些。假若是這樣的話，那末他必須把死戰士交予泥土，使敵人不能夠侮辱他。

地雷在極近處爆裂，猶諾斯將飛行員放到乾燥的有灰的草上，用一隻耳朵貼住他的胸口，飛行員的心跳動得艱難而遲鈍，彷彿敲打的音響從土中傳了上來。

猶諾斯的心，強力地敲打，猶諾斯悄悄的私語又措起了飛行員，向前爬行，朝着蕪蕪的火線。他負載着一個人，不知道他的命運及生命，相反地，特久巴也不知道拯救者的命運及生命。或者此時存在着一種軍人的高尚的友誼，於死亡之前把同志的生命估評得較自己的為高，這兒的道路是人愛護自家人，軍人愛護本軍的人。其餘的不令人發生興趣。

米哈伊耳·特久巴返歸了自己的飛行場，是無雲的光明的白天，似乎是由無數根太陽的閃亮的細線織成的。被隘路與峽谷截切的頓河草原地在飛機的翼下，河流的灣曲部閃耀着，像柄彎曲的哥薩克軍刀。

生命的欣喜的感覺，認識的驚奇和鮮明，某種歌唱的激昂，使他的身軀輕飄飄地像片羽毛，——這些經常地陪伴特久巴的飛行的一切此次也未會遠離他。特久巴想到了那些：降落自己的飛機之後，他輕輕地跨出座艙，半途上擦揉着腿子，朝在指揮所的泥屋前關心地踱來踱去的隊長走去。

天空中呈顯出一些可怕的奇形怪狀的屢屢惹起飛行員精神上不安的雲；那是繼續聚積的厚雲，是向四圍發散的斑點……環繞在飛機的四周。特久巴望望地面，距離陣

地還有三十公里。他開始升高，企圖飛出火力區域，可是氣流爆裂的灰色混亂像堅牢的戒指般地把圍住機器（指飛機——譯者）。彷彿一個人因受了重的一擊而抖索；飛機顛倒了，機翼傾斜，左右擺搖，朝地面衝下，特久巴困難地平衡了機身。

草原仰臥在下頭，好像由各色浮游的斑點織成的毯子一般。飛機揮舞着穿進低矮的密林，撞擊給予特久巴的腿以無法忍受的疼楚，——機器拙劣地在地面踉蹌，如同頑大的綠衣鐵匠。

特久巴走出了座艙，朝着飛機衝來了些德國人，飛行員手內的火柴在發抖，風括着露而才片刻的微弱的小火。德國人越跑越近，他們已抵達了射擊距離，當油箱燃燒的辰光。同時聽到射擊跟子彈的嘯聲，於是特久巴迅速的逃跑，他根本不懂得，為什麼跑，為什麼需要跑，也許腿上的疼楚是目前的主要原因。艱辛提醒了生命，應該克服它。

他僅看到前面的難抵達的灌木的密林，向它衝去，似乎衝向一個身後就藏着援助的熱情人。

特久巴避開了，腿上的疼楚難受。繁星偷窺他的眼睛，風吹拂他的臉龐。它們不像過去那樣使他充滿了愉快的感覺；愈快愈覺被擊碎得粉碎了。敵人搜索不到他，然而他們就在附近。特久巴知道，距離自己尚不足三十公里，生命從前它會予他以歡樂，今日却要求他付出。

特久巴無力行走，強抑住疼楚，他爬進了灌木的密林，枝楞抓傷了臉和手，撕破了衣裳。他一直爬行到黎明，大概有半公里，或者稍多些。再繼續移動他不能夠了，他吞下了一切發現於飛行衣口袋的深處的小塊巧克力糖。

白天特久巴整日地臥臥在高高的野草里，黑夜降臨時才開始重新爬行。口渴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揩淨了腕上及膝上的鮮血，前進是不會超過一公里的。早晨，他祇吸草葉上的露水，艾幹上的有點苦味。特久巴微笑了，他想起生命的苦澀，過去對他是完全陌生的。



第七天輪在草原上，夜間他滾轉下去，特久巴聽到了砲兵的射擊。

我們的在射擊。——特久巴高興地暗思，等待着檢驗自己的猜測。是的，這是我們的大砲，最初傳來而遠的射擊之後，更在近處地響着。一顆砲彈的爆發，這表示他的夜間的努力不是徒勞的。他帶着困難跟遲緩爬着，珍貴的生命線進近了。

有時特久巴的上面翔着飛機，他臥倒於地，追隨着注視，當它們還沒有逸出他的眼睛之先。

——我們的翔着。——望見了飛機的熟悉的輪廓，他用乾燥的龜裂的嘴唇私語。他願意猜測，他的朋友中的誰在天空飛行。關於朋友的思念代替了麵包和水；且滋生了一種祖國偉大的念頭，他必須回到那里去。

他喪失了時間的計算，他似乎覺得已飛行幾年了。裂開一顆向日葵他無此力氣，小麥的顆粒引起他胃中的難堪的疼痛。一次他在一大池地之旁睡過了過來，水一點點滅了他，他恐懼離開這混亂的描架地邊擦着的然而。是救命的潮。他輪於水旁兩天，忘却了從何處及爲什麼爬來。第三天聽到機關槍的射擊，他才憶起了早先他穿過過來的火線。

最末他飽飲污水之後，又開始爬行了。火箭照亮了天空，沿路上疾馳着德國的輜重車與三輪卡，步兵也在經過，馬鞭揚起了灰塵。生命便在附近，但是從來未曾有過像此刻這樣遙遠，難抵達。射擊阻礙了他獲得生命的路，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自己的力乏，身體的困頓，無法克服的衰弱。這一切會將他送入昏迷與死亡之中去的。

特久巴繼續爬行，吞下了滴鹹的淚水，在尚未完全力竭之先。夜在他的高頭浮游，如同星星成深河，風在頓河草原上舞蹈，鳥乾燥地寒冷約十月的風，它唱出了悲壯的歌曲，艾莖中也同樣地唱着。彷彿哭泣某人的消逝了的青春，失去了的歡樂，遺忘了的幸福。草原上灌木的黑色枝椏在特久巴的頭上斷折了，他聽

到沉重的翅膀的撲打聲同夜鶉的嗚叫聲，飛機投下了照明彈到草原上，誰朝他俯視着，用溫暖的呼吸灌注他的臉龐。不，這不是古歌里的灰猿，特久巴聽見了潛入敵後窺探偵察的烏茲拜克人猶諾斯。拉希莫夫正說着話。

救我吧，弟兄！——特久巴斷斷地喊。軍醫把聽筒插進短而潔的外衣的口袋，一隻腳放到另一隻的後面，開始吸下烟。

現在請說話吧，只是不要太多。——他允許特久巴。——生命於我是需要的，……特久巴欣喜發言的可能性，——它將屬於我嗎？我仍舊可以再駕駛飛機嗎？他們給不給我？

爲什麼不給？——軍醫十分驚奇，——必須的，不給你給誰？目前你是個真實的人，已經握住了生命。門向內敞開了點，停止在門欄的外面，誰猶猶豫地窺視室內。

你們到那兒？不能夠來這里。——軍醫囑着。可以，可以！——特久巴昂起了頭。朋友們喧鬧地跨進了病房。他們穿着飛行衣，巨大的測量器扛在肩上，在長而薄的草條上顯露。

怎麼會事，特久巴？——衆多的噪聲爭般地詢問。——一切皆好，孩子們！——特久巴回答，淡淡的微笑。他憶起了草原上艾莖上的朝露的苦味，這是幸福。他們熟睡了，其時朋友們正圍繞住病床低聲的談天。

烏茲拜克人猶諾斯。拉希莫夫，背負他通過火線的斥候就在同夜受了重傷，翌晨他的生命便終結了。關於這件事他們沒有告訴特久巴，這個士兵的性命不是用努力與鮮血所可再邀請和購買回來的。

(薛牲生譯)

空行紀樂

唯美

那年我同潔被送到那正在逐次

想起些書上的故事——何處是梅嶺關

退守中的南粵去。每天都是空襲，

呢？我不知道。過了大庾便是贛州，

便便是一整天，所以我們任務了

前面卻漸漸漸響起雨來。右邊大雨，左

便馬上北歸了。南方的天氣是多變的

邊雲少點，但是山卻多，我們又走在

從北面峯巒中朝朝起著雲霧，不

亂雲堆中了。更左邊，白雲上突出些

會成了大塊的雲朵；再過一會，就滿

烏黑的山尖，一個個好像海中的孤島

天都是白紙紙的了。不過這三四千

一樣。我們，在這上面多用心，一人

的九峯山，也很為難人；我們左鑽右

找了個雲隙，一推頭又鑽了下來。

鑽也鑽不過去。——山間的雲霧是最會

綫，雨隔離了視線，就顯着天黑的更

害人的啊！——我正這麼默想時，潔也

快些。我們幾乎是只好陪着贛江走。

搖了搖頭。我們在天空好像心靈相通

江上雨霧中的歸舟啊！你們又是怎樣

一樣。一轉身，我們都向右轉了，回

的心情呢？

去怕遇着警報，便一路順着澗水到了

黑壓壓的松柏蓋滿了山野，只有

南雄。達到南雄，已是晌午了，時時

紅水曲折着，像一條白色的帶子。不

上為我們預備午飯；順便看看才從城

久到了。一個燈火輝映的處所，我

北運來的前天雲戰打掉的一架「小九

們可降落的吉安。

六」正談論着，說是又有警報了；

湘贛的風光是秀麗的。我越過山

正由從化，而佛岡，而英德，一步步

水，始終飛的是兩千五百呎，迎面

向我們走來。我們倆開了車，相視着

個山，我向他飛去，看見屋子前的乾

摩摩各人的肚皮，頭一歪，只好又

草堆。人們在用靶子曝曬着，孩子們

都起了機，爬上大庾嶺。

戴着紅風帽向我招手呢！一過山，

還是平靜的飛着，只有馬達的吼

上看到河裏的船兒比孩子還小了。黑

聲。俯看詩上，盡是松杉夾着紅葉

黑的一隻！上面有什麼東西呢？

我看不見。逆河上行，我復進了山

地就結束了。

滑翔機時代

美 · A · 常 · 克里門 · 合著

(原載讀者文摘一九四二年六月號)

幾乎每天晚上，德國的空中列車——用一架巨型運輸飛機，猶如一個火車頭一樣，後面拖曳着三架至六架的滑翔機——從意大利的補給站起飛，怒吼的在地中海的高空掠過，飛到北非洲隆美爾將軍部隊的根據地去。無數噸的糧食和成千成萬的人員，都是採用這種方法，越過地中海英國的封鎖港口上空。滑翔機在軍事學上正寫下極其重要的嶄新的一頁。因此，我國(著者自稱——譯者)的空軍也

正大規模的建設滑翔機部隊。

德國的滑翔機，除駕駛員外，每架尚能載運兩噸的軍需品或十五個全副武裝的步兵。用一架運輸機，拖曳六架載重的滑翔機；換言之就是他担任了七架運輸機的工作；同時可節省許多汽油，拖曳着滑翔機羣的飛機，他的飛行速度，時速會減至約一百哩，容易成為敵人攻擊的目標，但可以採用快速度的戰鬥機掩護着列車，使他安全的通過危險的空域。

滑翔機不僅是一架沒有發動機的飛機，它是航空工程師們，盡可能的將它設計像馬一般的形體。縱然一架裝載很重的滑翔機，但在一個老練的駕駛員手中，它的時速是三十至四十哩，且使它慢慢的減失高度，像樹葉一般下降，只要一塊有五十呎寬闊的平地，便可落下。着陸時它用滑舟代替滑走輪，所以着陸後滑走不遠即行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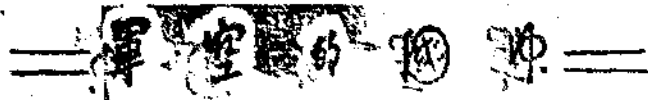
滑翔機降落場寬闊便利，滑翔機着陸後，拖曳機

也可不去，隨即將滑翔機拖曳回去，再運其他物品，可是通常滑翔機是被棄置，因為製造滑翔機的费用與軍事運輸的價值相比較，那是很小的數字，不必計較的。我們的軍事專家們，為避免浪費起見，常使全美航空公司的飛機，由空中向地面上吊取郵包，這樣可以給未設有航空站的小城市也可投寄郵件，這種技術，正適用於滑翔機下貨後再由地面拖它回去。

在進攻的手冊上，滑翔機已寫下了嶄新的帶威脅性的一頁。英國的高級司令官，担憂着滑翔部隊光臨，比降落傘部隊還要利害，這即是一個實例；因為滑翔機在兩哩的高空解脫拖繩，它全無聲息的可以滑翔到三十哩外的地方去。聽音機對他無作用，就是無線電定向器，想指出他的機影，也是十分困難的。

一九四〇年德國在勞倫這地方，第一次試用這種戰術。當拂曉的時候，滑翔機羣，從高空放掉拖繩，無影無聲的滑翔到同盟軍的戰線後方十或二十五哩的地方降落。每架機裏下來十個敵人，持着手榴彈和機關槍跑到事先指定的碉堡或橋頭去。用這種戰術進攻，多數是成功的。

當德國進攻克里特島的時候，也是使用大批的滑翔機，但在技術方面進步多了。一次一架滑翔機落到于尼亞皇家花園裏去，負着提拿希臘皇喬志的使命。幸得國皇已早避入山中。敵人使用滑翔機所以這樣的準確，並非偶然的，機上裝有幾種感應靈敏的儀表，可以判定高度，下降速度，時速和方向。滑翔機的性能良好，滑翔十五呎遠，僅



減失一呎之高度，因此駕駛員有充分的時間去選擇着陸的地點。

德國在克里特島所用的滑翔機翼展八十呎寬，機身五十呎長，可乘十二人。此後德、英、美各國製造加大容量的滑翔機，據專家說：不久的將來可載運五十人或一輛小型坦克車之滑翔機出現。

自從一八九一年滑翔始祖李林塔由拍默蘭尼亞山飛下之後——他從事鳥類飛行的研究許多年，用柳條和塗蠟的織品，製造一對滑翔機的機翼，駕駛員移動他的重量和踢他的兩腿來操縱。可是一八九六年他滑機失事，受到致命的傷害。——他已經滑翔過九百呎的距離，並在空中迴旋過，這給予意爾柏和鄂維爾拉之兄弟的印象很深。

一九〇二年拉之兄弟在啓的霍克第一次滑翔飛行成功，此後再經過千次的試驗，他們乃用一個發動機和螺旋槳裝到滑翔機上去試驗，就成功了今日的飛機。

自從飛機發明以後，滑翔幾乎被世人忘記了，直到一九〇二年，它才在德國復興起來。因為德國受凡爾賽條約限制，大批的德國戰鬥員，不能從事於飛行。於是德國參謀本部，提倡滑翔運動，認為它最一種理想的訓練航空人員的方法。

簡單的滑翔術——好像沿着山坡滑下——是很容易學到的；但駕駛員仍得學習，當風吹向斜坡和上昇氣流在積雲下面的時候，怎樣去利用這種氣流上昇？是應該注意的；因為一架設計優良的滑翔機——稱為飄翔機——能夠上昇幾千呎高。起飛時，使用橡筋繩彈射，或用絞盤或汽車繫着一條繩絲繩將它拉起，於是它由懸崖上空飛過，在上昇氣流中昇高，滑到雲陣裏，繼續上昇，再滑到另外的山坡去，像這樣的飄翔，一直到雲朵與大山的上昇氣流消遣為止。鄂維爾拉之的九分四五秒留空紀錄，一直保持到一九二〇年，一九三〇年才有奧人羅柏克隆爾特創造了五哩的長距離飄翔，且上昇到七千五百二十五呎的高度紀錄。

大致在這個時候，德國滑翔專家伍羅夫爾特，他發現不利用山坡和雲朵也能飄翔，他利用熱力氣流，飄翔五哩。這種熱力氣流，每在不同的高度裏面，而氣流也不同時即可產生。此後滑翔的長距離紀錄，由三〇〇而四〇〇哩，最後已達到四六五哩了。

滑翔機已進入重要的地位，最適合於納粹的需要，戈林將軍特別允許德國俱樂部只要交一百元即可買一架滑翔機。由於他們提倡滑翔的努力，所以在這次大戰爆發的前夜已擁有三十萬滑翔機駕駛員了。他又早懷有一種理想：就是飛機拖曳滑翔機的事。一九三一年克隆爾特滑翔機給飛機拖曳至六千呎的空中放脫，飛過法蘭西海岸，繼續越過英倫海峽；這一件事，德國參謀本部從未忘懷過。

滑翔機日益的進步，現在已有能夠裝載一個戰鬥單位人員的滑翔機，同時飛機拖曳巨型滑翔機的技巧也已成熟了。當德國極力提倡滑翔的時候，有些美國人也熱心從事研究滑翔；一九三二年美國滑翔先進如雷運巴林格與傑克那米拉，利茶社房，都是與德國駕駛員的成績並駕齊驅的。佛蘭克霍利，曾用飛機拖曳往黎航行於美國東西海岸。拉佛巴納畢從洛杉磯載的汽球上投出一架滑翔機。可是美國陸軍和海軍部始終不關心這件事，好像最近（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國參議院議員巴利馬卡爾氏提議以證券一部份作為滑翔機建設的專款一案，尚被參謀部取笑，他們且宣佈滑翔機使用在軍事上是不可能的。

美國參議院議員巴利馬卡爾氏提議以證券一部份作為滑翔機建設的專款一案，尚被參謀部取笑，他們且宣佈滑翔機使用在軍事上是不可能的。

克里特島一役，始給予華盛頓人士震驚。不過很早以前美國航空司令官安諾德將軍對滑翔已有興趣，並曾派幾批軍官到紐約愛爾密拉城美國滑翔總會去研究學習滑翔。他這種理想，最初是沒有人同情的，可是現在已完全被人接受。於是安諾德將軍乃把雷運巴林格請來辦理滑翔業務。

雷運巴林格是美國得金質C獎章四人中的一個。在美國無論任何人能駕駛滑翔機飄翔一八五哩同時能上昇一萬呎者，滑翔總會就賞賜這樣的獎章給他。巴林格現在是美國空中滑翔部隊訓練計劃的負責人，滑翔在美國已展開訓練了。安諾德將軍最近宣稱：我們需要幾萬架的滑翔機，每架至少容納十五個全副武裝的同志，並帶有步槍機關槍甚至小鋼炮。

一年前(指一九四一年)——譯者)美國海軍部在南加州派利斯島上已有一所滑翔學校，校長為吉門上校。陸軍航空隊則成立滑翔機駕駛員訓練所一處在加利福尼亞州二十九棕櫚區。每年可造就學生一千名，學生年齡以十八歲至三十二歲為限，體格的要求，不像選擇戰鬥員那樣的十分嚴格。陸軍航空隊已發現凡能單獨駕駛飛機的飛行員，平均在四星期內，可以學到滑翔的基本技術。學生學習滑翔的步驟，最初將滑翔機移至廣場上，把一個大力的扇風機放在前面，在座艙內試驗無聲的機翼，學習握持操縱桿的感覺，同時使駕駛員對無發動機裝置的滑翔機的駕駛，要養成習慣，因為事實上飛機駕駛員常利用發動機的油門來解救他們飛行中的困難。這樣練習之後，可用汽車拖曳起來；倘若駕駛員有很好的「鳥類的感覺」一般，他很快便領悟到氣流的方向和力量，他可以發現前面何處是上升氣流？或下降氣流？他還可以找到由斜坡吹去去的上升氣流，和在不同類型的雲下而的波浪形氣流。

這樣再作四週的訓練，駕駛員便能在拖曳列車V字形的編隊裏練習駕駛軍用的巨型滑翔機。平時就是駕駛

一架滑翔機在拖曳機後面快速的飛行，需要能夠適當的操縱，飛行的位置要稍高於前面的拖曳機。以避免受到飛機後面亂氣流的影響。致使滑翔機像個軟木塞在急流漩渦裏旋轉一樣；但又不可飛得太高，致將拖曳機尾部拉起。在編隊拖曳時，更要絕對保持適當的飛行位置，因為拖曳繩一經糾纏，則整個列車都要遭受危害。滑翔機駕駛員，每一秒鐘都要警惕；轉彎時，駕駛員在後面就像一個司機者，所以平時訓練，需得再三的練習。每當空中列車起飛的時候，各架滑翔機須在拖曳機離陸前的一瞬間同時昇空。

在這次大戰開始時，美國僅有數百名經驗豐富的滑翔機駕駛員，故陸軍航空隊不得不從基本訓練做起，關於滑翔機的產量也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目前僅有少數廠商能夠製造專門設計的滑翔機。滑翔機的製造材料，是用輕金屬或層板作外形，用硬木支柱增強它的力量。普通的製造習慣，是從機頭做到機尾，可是滑翔機的圖樣改變得很快，製造技術需得趕上。在美國不久的將來，大批熟練作鋼琴的匠人和傢具工業的木匠，都集中在這條聯合線上，共同去完成那新式的快速的滑翔機。

將來我們無論怎樣進攻軸心國家，必先攻破他嚴密鞏固的海岸，我們必須掃除沿海的敵軍，然後我們的部隊才能從海軍運輸艦登陸。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將有大批的滑翔機載着全副武裝的部隊帶着指揮車，坦克，和大砲集中降落於敵人海岸線後方。

總之這些理想的實現，並非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架運輸機能拖曳三架巨型滑翔機，試想一架空中堡壘可拖曳多少架呢！飛機尺寸增大，馬力加大，則滑翔機也增大。現在它們可以替我們解決許多進攻的困難問題，因之作戰部已開始認識滑翔機價值了，滑翔機時代，很快的就要來臨。

(韋鼎烈譯)

飛行員的訓練

潘靖初

原籍是廣東南海，六歲時，隨父母到南京，父親在滬寧鐵路車站任職，後因北伐，家遷上海，不久父去世，母親一人負起教育他，哥哥，弟弟，妹妹的責任。

在上海讀完初中後，正是「七七」爆發時，母親就帶十五歲的這孩子委託他的姨父，姨父是在航行長江的輪船上任輪機長的，叫他在船上，寫寫航行紀錄，到機務間去學習機械，船到宜昌，家所在的上海打起來了，從此這孩子就真的離開家了。

在船上一年，得教於姨父者頗多，二十七年入重慶江蘇省立聯合中學讀書，五十八年敵機炸炸渝市，五十九年四的殺燒，令他感觸頗深，於七月九日投考航空機械學校，錄取後赴銅梁入伍，半年把他訓練成兵，在訓練營裏，第一年，畢業分發工作，但他是想學飛的，報考三次，第一次是體高不夠，第二次是脈搏快，都沒取。第三次，有心人終於考入了飛的滑翔班了。

廣西陸川縣人，七歲入私塾，好玩，十一歲始認真讀文章，十三歲考入離家十里之縣立三小，聽聽於該校教員。讀了三年，叔叔謝長族立教本小學，又隨往，受教不知三小，又再轉往。十四歲得畢業於三小，第十五歲春季以第二名考入省立桂林中學。從此離家，初入學校，一切不慣，且因語言不慣，甚覺孤獨。第二期方

習讀，兼行工作，如報報等也担任去做，第三學期因敵機來炸，校舍被毀，轉學家鄉陸川中學，後以優等直升桂林高中，讀了四學期即考入滑翔班。

廣西省陸川人，祖父在廣東高州，化州等縣做過七年縣長，後因病退休，與伯公在廣州灣經商，父親在國立中山大學畢業後，曾任過縣府秘書，中學校長，母親是舊制中學畢業，曾任過女小校長，教員，圖書管理員，一個叔叔在中央軍校第六分校畢業，現任中校營長，尚有一叔在中山大學肄業，他家總共十八個人，是一個浩大的家族。

母親在任女小校長時生他，祇吃了一個月母乳即由乳母撫育，到六七歲常在街上玩走，父由梧州回，始決定由母嚴格管教，開在母親的圖書館里讀書寫字，初是不慣，後來習以為常了。且因母教得法，所以漸與書本結不解緣，讀三年才去考小學。雖取，但未入。仍由母自行教了三年，去放陸川中學，錄取後因患重瘧，幾乎死去，養病九個月。次年六月始再投桂林及陸川兩中學，都取了。因敵機常炸桂林，故入陸川中學，畢業後以成績好直升桂林高中，讀了二年多，考入滑翔班。

生於福建永定夏黃鄉，父在廣西經商二三十年，他七歲時父親去世，九歲時，隨着哥哥移居廣西百色，不久即由叔父送他入永安會館所辦僑商小學。

(潘敬初)

(七)

五歲時曾受過她父教育，後曾到舅母家裏讀過書，入備前小學，才正式受教。畢業後考入省立百色中學，二十七年廣西省招收學生軍，他即應學應試，隨軍工作一年餘，走遍廣西省各地。

自民國二十八年因病長假回百色，病好赴南寧致高中，錄取後由學校保送至維寧受軍訓。二十九年春回鎮結就讀，後來學校遷那坡，以至重回南寧，才安定的讀了一些時候，考入滑翔班。

宋雅德

民十三年生於武昌，原籍是安徽懷寧，父親是一個刻苦奮鬥的人，在美受過高等教育，母亦受過高等教育，弟兄姊妹七人，受父母之現代教育益處很多。

小學時代功課成績不甚好，而重軍技能學得週到，中學係在父親所辦學校中讀的。二十九年重慶大學體育科，暑期又轉入國立師範學院。

二十三歲時曾參加武漢第二屆橫渡長江比賽，獲特別獎，漢口市第一屆民衆游泳訓練班教練，人魚任過義務指導。二十七年曾任中央傷兵管理處桂林醫院服務員。

二十九年曾任三青團重慶市夏令營體育教官。三十一年又任重慶私立德清小學教職員，於考入滑翔班。

陳伯雄

生長在廣西省北流縣的鄉村里，父兄們是耕讀半讀的生活着，他受外祖父的影響頗大。譬如外祖父是容縣人，那一縣文化水準較高，他的小學時代即在容縣渡過的。容縣的人到南洋去發展成了習慣，女人都去，所以他也想向新去發展。此外，他小學畢業後曾由外祖父照料過不短時間，得到外祖父的幫助去縣里讀初中。

初中完畢後升入梧州中學高中部，只讀了三學期，因為去柳州看外祖父，遇敵機狂炸柳州，（二十八年暑期的事）所以他決心考空軍。正值航空機械學校招生，就應徵而被錄取，來到四川受教，不久又奉航委會命，考空軍軍士學校也錄取了，去學飛，才正可滿足了。不料飛了一年，已有二十二小時的記錄了，也單獨飛過，結果因技術不夠而淘汰。

王以義

廣西恭城縣王家洲人，父親與二伯父全在西嶺圩經商。他一兄一妹，七年前，當他正讀小學時，父親去世。兄長從中學出來，繼承父業，家也就搬到二伯父家中去寄居。十二歲在西嶺小學畢業後去考平樂中學，被錄取後得大中學會的補助，在中學讀了三年又去維寧受了一年軍訓。民二十九年升入桂林高中，是年春曾在桂林投效空軍軍士學校第五期軍士，因體格不夠未得與試。二十九年夏又在桂林投效第五期軍士，已錄取，因母親不允，致未前往。回家為母解釋後，方允投身空軍，終於在高中第三學年時投效滑翔班獲錄取。三十年冬聽韋鼎烈教官在桂林講演以及看他表演後的理想實現了。

陸業繁

廣西梧州南鄉生長，村中兩姓，陸姓與陸姓經濟文化都走下坡路，陸家則人材經濟兩旺。陸、梧、桂三地的省立高中國內有名大學，甚至英美德國的大學，都有陸家子弟，行走各路線決無。現在算是有他一人了。當他的家中巷三十餘人，兩祖父家，財產很多，引起盜賊垂涎，當他七歲時，祖父與父親被強盜用槍打死，上

年後母親也因憂鬱病去世，一個大戶人家就由年高的祖母過問，幸好叔伯兄弟仍出外讀書，未曾中斷。

七歲起，他在村中小學讀了四年半，民二十年秋與族中五弟兄往縣城致第五小學，只有他一人未取，只好回家讀半年書，二十一年春與另一批弟兄去投南鄉鎮第九小學，取了。讀二年，去發縣中，為備取第三名，補不上，時常廣西的「六一」事件發生，無法去南寧，等到事過一人去南寧，省立南寧初中考期已過，只好考入商會所辦之實尚商業職校去讀，也與普通中學差不多，只多一些珠算簿記等功課。第二年，學校立案時被改為普通中學稱尚實初中，後於讀完參加第十四屆畢業會考並去雒容參加第二期集中軍訓，正值敵騎迫近大唐，他們準備參加柳州保衛戰了。敵退南寧方未出發，不久敵又南犯，在潯江清水河因敵我對峙，柳州又告急，他們提前結業，回家路又斷，只好結隊到桂林，出路是兩條：（一）分發服務，大半是到軍隊中任連指導員，或政工隊員，團管區助教等職；（二）是分發各校就讀，由政府給貸金，他即升桂林高中，已二年多了，又轉考滑翔班，希望學會滑翔之後還再學飛行好去直接戰鬥。

黃榜登

廣西羅城縣龍岸鄉的人，地方是平原，家中務農。母親在他十歲時去世，二個幼弟（一個二歲一個半歲）與他就由祖母撫養。叔父在柳州經商，把他帶去照養。

民二十三年他在柳州模範小學讀書，二十六年他考入柳州私立龍城中學，讀了二年，又因叔父去南寧經商，於是他亦轉入南寧私立平旦中學，未及一年，此校與其他二個私立中學合併為三自中學，於是他又讀了半年，即畢業

。受軍訓後去省立三紅聯合中學讀高一班，半年後此校改為柳慶師範，高一班撥入桂林中學，高二班撥到柳州中學，他又被轉入柳州中學，讀了二年多，來投考滑翔班。

徐為恒

是遼寧懷德縣大榆樹村的人，現今這個村子被敵人劃入吉林省了，家中原來是山東人，在關外經商，有四百頃（每頃百畝）田地，城縣里有一個糧棧叫「太和隆」運糧到大連營口，也是他家所開。

五個不掙氣的祖父輩，氣死了辛勤起家的曾祖父，父親是平壤中的老大，二十多叔叔中有一個親叔，曾在張作霖的講武堂畢業，後在張學良部任旅長，「九一八」後失蹤了，不是去幹游擊隊，就是被日本的黑帽子綁去了（東北土匪稱敵探為黑帽子）。

父親在瀋陽高等師範畢業後考入郵局服務，他四歲時即隨父母與弟妹離開故鄉到瀋陽，延吉，通化，安東，臨江等地郵局里流轉着，九一八半年後父親調上海，他亦隨來。

「九一八」事變時，他才九歲，在通化縣，唐聚五將軍發起民衆抵抗日軍侵入，日機就來狂炸，所以，九歲時他即看見被炸燒的慘狀。

父親在郵局職業雖屬久遠，但時常調遣，所以他的學業頗受影響。

二十年三月到上海，二十一年一月即到四川萬縣，在萬縣讀小學還未完，父親又調回上海，在真落讀完耕讀小學，「八一三」滬戰發生，在租界里讀新寰中學一學期，立達學校一學期，即隨父去廣州，不久敵在粵登陸，但尚未入學，即又倉皇隨父經粵桂黔到昆明。

在雲南讀了二個學期高中，即因生活困難，而輟學。二十八年九月他忍痛以其十七歲的年齡虛報二十歲去攻雲南郵局的郵務佐，十月中旬即去服役。

入了昆明郵局，人事組長問他：

「你能說那些地方話？」

「可以說上海話，四川話，以及少許廣東話。」

經口試結果便被派到運輸股去服務。正當滇緬路通車，郵局在沿途設站，二十九年四月他被派往臘戍站任管理員職，二個月後調保山站，因為考取了乙等郵務員，所以次年二月調升為永平站站長，他年輕的心靈上，於處理業務中發現大量非軍用私貨入境，看見小汽車裝着豪華奢侈在糜爛人的身心。

三月間他得父親信，說二十年郵局工作，竟未能蓄積點錢供他讀書，心中非常難過，現改入待遇較豐之滇緬鐵路，希望能再負起子女教育責任。

在郵局二年，天天與汽車接觸，學會了修理與駕駛。此外，還懂得了人性。

在三十二年三月，考取了滑翔班，他又重做一個學生了，希望滑翔的光明事業能掩蔽歷史上滇緬路上發生而令他深記的許多黑暗！

他在盼望有一天，回到東北，能再見到他十二年無音訊的旅長叔父。

金永績

原籍是江蘇吳江，出生在上海，七歲以前在浙江嘉興，過活着，七歲以後一直在上海南京一帶居住，祖父是嘉興的名醫，是嘉興永明電燈廠的創辦人，父親是學機械的，在國內大學畢業後去日本工業大學深造，民國九年又去日本政察，回國後任南京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後任津浦鐵路總務主任，現任中華職業學校機械主任。

祖父認為必有一個兒子學醫好繼承他的名聲，叔父便

在同濟大學醫科第一屆畢業，去黃埔軍校任醫官，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野戰救護處上校處長，北伐後任衛生署統計司司長，後在滬行醫，抗戰後入首都任職救護工作，南京失守，他因奉命留守善後，致被敵囚三個月方脫難來漢重入軍醫署任少將軍醫監職。

另有一伯父在漢未出病逝。

他是弟兄中的老三，從小頑皮，愛打架，差點為此被開除，先生於紀念冊中題詞「惟能知天下真滋味」以教誨之。在初中時曾想考士校，家庭不許可他去，民卅年他考取了空中射擊通訊士，仍不得許可前往。

大哥學機械，也是同濟畢業，二哥學醫，還有二個弟弟在小學，他母親在民二十五年因斑疹傷寒去世，做過九年教員的繼母待他們也很好。

戰前在南京安徽中學讀書，後因戰起，停學回吳江，故鄉淪陷後，尚在其中做了半年「順民」，等叔父由南京脫險赴滬後，才派人來接它和哥哥，在青浦路口曾向倭軍鞠躬，這個創傷叫它一生都不忘報復。在上海住一個多月便去香港，住港三個月，又到重慶與家人重逢，如隔世一般。考國立二中未取，考取華僑中學，因遠在雲南未去，最後入江蘇省立旅川中學。

他自認脾氣燥。遇事不滿意就要大叫，他現年十八歲，希望學成可以有以報國。

記後感

現今當我記錄這四十九個第二期滑翔學生身世告一結束時，其中鄧崇智，金永績，周尙賢，黃柱石，謝銘儒，徐為恆，楊錫璋等七位業已因各種因素如體格不健全，被班上予以退學處置了，目前留在班上受訓的實際僅有四十名。

這四十二名學生，論他們的年齡都才只二十三歲以下，這在人生七十歲的悠長過程中，他們才走過三分之一的階段，論身體他們都是合乎健全標準的論教育程度，除了其中一位曾畢業於體育專科學校，數人曾肄業於大學之外

，大多是高中二年級以後的學生，可以說智力與受教程度是在全一水平狀態。

這些說明他們是極合於訓練的。

他們的個性，大多在小的時候好頑皮，愛行動，用手足身體四肢五官去活動的時候，比較以眼腦，耳朵，手指頭去看書寫字的機會多，因此，到後來，逐漸使他們趨向於行動之一途，而不想坐在桌子邊守着紙筆。他們之中不少入體育科的就是明證。

在它們過家室生活時，有許多不幸在磨折他們，如父母親去世，或最親者的遺失，這些都叫他們先悲而後再向人生途中邁進一步的努力。此外，舊社會的許多法制習慣設備，也在令它們不安，不快，如家中的逼婚，令他們入私塾。

在他們讀到中學時，抗戰爆發了，無論是偏處內地山國的雲南廣西，或是居家華北東南沿海一帶地方，都蒙受了敵騎蹂躪，敵機施虐的慘痛，以至流離，逃亡，棄學，工作，又想讀書，如此纏綿掙扎。

家庭經濟基礎也紛紛在抗戰洪流里，他們除了愛國家

記梅元白

(上接第八二頁)

一別竟是永別，和我所熟識的元白從此消失於這個世界永不再回來了！

六

一個新成長的雛鷹在西北山城中，我們共同過生活時，曾向我說：『我是一根白楊沒有別的用處，只好用來作爲火柴，以全部生命供給一寸光明。我明知黑暗的永息（死滅）等着我，却依然來做一根作爲火柴的質料。因爲，這才是我的生命之最高貴最有價值之使用呀！』

我想，每個飛航員的生命都可拿這一喻個譬來作比。你看高志航，劉粹剛，樂以群，閻海文，李桂丹，陳懷民，每一個人都是在最光華燦爛的韶年把生命拋擲了，他們

教養外，別無他途，也因此，家的影響不大存在了。但兒童時代的甜回憶仍在向他們夢中靈魂招呼，大家是遺丟不了家庭歡樂的，但嚴戰爭粉粹的家庭能重圓，仍然完整的能歡聚，雖在戰後，這些孩子們也有所期。

他們目前距畢業已很快了，長處很多，缺點也有，我不會親自研究過他們每一個人，但我想，這或許不是它們的缺點，而是時代病，那就是，一些人不肯就所學鑽而不捨，而寧肯在題外說些評論話語。二期同學們是否有這毛病？理想高的人不如此，如有與以「務實」兩字改正，否則只好不幹這工作。

他們每個人都有長處，能通過考試，評等，而可留下來的，總有其長處。我相信這一年訓練，的確在塑造他們練之成形上，實是一個重要期間。

祝福這些天府地北的孩子們！

成功，把幸福康樂像蘋果般給予同時代的姊妹們！

卅二年二月十六日於成都

不爲什麼，只爲了知道國家如此，自己是學飛的應該如此，的以生命燃一寸光明來照耀被日本驅迫於黑暗深淵的祖國！

在許多根火柴燃燒掉之後，元白這根火柴燒掉了。自然，對於這一支灰燼的殘骸我們不由的要落淚，不由的要想到他生前的笑，聲音，動作，與種種令人感泣處；但是，這些空的思想不能使元白復活，正像哀痛不能使得在這次抗戰中死去的幾千百萬兵與民復活一樣。

可是，人可以相信，由於元白，由於無數天空中人，地面的人之獻身，整個垂死的國族是可以復活起來的。元白的骨肉真的是爲打住到最後，但中華民族的後裔就是你的骨肉所保存下來的。後代人會永恆紀念你的

英國皇家空軍血戰史

英·G·魏伯作

胡伯琴譯

(三) 驅逐機的初期活動

說來奇怪，皇家空軍的「漂亮孩子們」——屬於那幾乎每一個飛行狂的青年都盼與參加的空軍部門的，什麼都不怕的人們——在這次戰爭的初期內，倒是常常在等待，極少事情可作的人。

他們是單座驅逐機中隊的飛行員，精密選擇出來駕駛每小時速度三百六十七哩的噴火式機與每小時速度三百二十五哩的颶風式機的。

這些人所飛的飛機，比較其他的飛機來得快，來得靈敏，而且就體積作比例，武裝也來得重。在作戰中，他們必須能夠衝到每小時五百哩的速度，必須能夠開足了油門去轉彎，傾側與上昇，必須能夠勸誘他們的苗條的飛機進入位置而用八挺機關槍的集中火力去打中他們的目标。

迄今為止(按即挪威之役發生以前——譯者)，他們的戰時生活却是一個長時期的等待，總是準備好了在六十秒鐘以內昇入空中，而以至多歷時幾分鐘的激烈活動去完成任務。忍受這種生活的飛行員們，差不多都是二十多歲的人(驅逐中隊飛行員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二歲到二十三歲)。但其中大多數已經經過四五年的特殊訓練了。

在大多數的日子，英國驅逐部隊的機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之一。表面上很少看得出組織中每個人與每個部

門的準備程度。在長長的木屋裏面，人們在閱讀書報，在玩紙牌，在打兵兵；或許還有幾個人靠在大窗椅裏面閉目養神。

電話機旁坐有一人，這是管電話的當值軍士，在任何時間，總不會離開電話機十步路的。

在地面，在空中，驅逐機中隊的格言是迅速。當值的飛行員們就圍坐於這電話機旁邊，飛行衣穿好，飛行帽，養氣面具與保險傘皆近在手頭。在更接近那些準備妥了而停放着的飛機的另一木屋裏面，身穿藍色工作服的機械士們也同樣地在當值，準備去服侍飛機起飛。

這些待機出動的噴火式機或颶風式機的發動機，每兩三個鐘頭就開車一次，冬天開得更勤，使它們能在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時刻担任全開油門的工作。驅逐機飛行員中會有人碰巧在飛機旁邊監督發動機的開車，竟在接到攔截敵機的命令後十五秒鐘以內，就飛入空中。但甚至原在木屋裏面的飛行員們，如果不會於接到命令後六十秒鐘以內飛入空中，也將自己責備自己的遲笨。

飛機本身各具混名，正如飛它們的人一樣。訪問驅逐部隊的人如被介紹給一批稱為 Ford, Granchio, Chico 等等的噴火式機，或者遇到一位颶風式機飛行員親暱地提到他的飛機，稱它為「溫斯敦」(英相邱吉爾之名——譯者)或「梅蓮絲」(美國電影女星——譯者)，務請

不必驚奇。

驅逐部隊機場的裝備最為講究，最有效率。場上的林克教練機（E-1）一種有名的地面預習機）室常不祇一個，新舊飛行員每月總在裏面費幾個鐘頭的時間，去增進自己的盲目飛行訓練，或者實習無線電導航的降落。這種房間裏面並備有擴音機，供緊急通知之用，一如場上的其他各室。

在軍械所內總有一批驅逐機用的機關槍與其煙筒似的槍管，在受翻修，以備裝回到那些巧妙地容納八挺機關槍的飛機翼子裏面去。此外還有一長條一長條的彈帶，以及送子彈入槍而由壓縮空氣予以發射的供彈機構等等。

你下次看見一架滿佈彈洞的亨克爾，杜爾尼，或米式飛機的照片的時候，就會想到擊落這種德國飛機的噴火式機或颶風式機，每分鐘要發射子彈一百六十發。

担任翻修與保管一架英國驅逐機的人，個個都是手藝特別精巧，極端謹慎而注意細部，對於工作十分熱心，驅逐機飛行員飛入空中的時候，他實在是十大隊人裏面的担任戰鬥的隊員，這一隊人已經作了種種工作，使他的飛機具有百分之一百的效率。

他的生命依賴於他們對於飛機的千百細部的始終不懈的注意。為英國飛機建立起無可非議的效率與可靠性標準的，就是這些在驅逐，轟炸，與偵察各中隊幕後工作的人們。

颶風式機與噴火式機，在事實上等於飛行機關槍隊，它們的白朗寧機關槍所受到的「拂拭」與注意，大概多過於任何兵種的任何其他攻擊武器。在每次射擊以後，這些槍就敷塗防凍油，槍管擦清，彈帶也細心翻修。結冰通常

憑藉從發動機通來的熱氣管所供給的熱力予以防止。翼子上的槍口也覆蓋蒙布，藉以減少結冰的危險，當然，這蒙布是要給第一發的子彈打破的。

飛行員護有一切可能的護目鏡協助物，以助成他對目標用可怕的速度的衝過去時所懷的企圖。他有一個反映的準器，準器的影反映於一面鏡子上，立刻進入坐在裝甲風擋內的他的眼睛裏。

每一個驅逐機飛行員都記得他可能遇到的各種德國飛機的大概翼展，因此他依照這些尺寸調整他的瞄準器，費時不到幾分之一秒就能判斷自己是否飛達正確的射程。八挺機關槍所發出的彈流融合於一預定點，我們有許多破碎的德國飛機可以顯示這種集中的火力所能造成的破壞。

德國方面用以對抗颶風式機與噴火式機的飛機是米式一〇九型，米式一一〇型，與亨克爾一一二型。它們的速度據德國人宣稱，皆在每小時三百五十哩以上，但它們通常總不及英國驅逐機的靈敏，通常總鬥不過英國驅逐機。亨克爾機更為英國驅逐機飛行員們看不起。

颶風與米式或噴火與米式間的搏鬥，久為英國空軍中人所期待。隨一九四〇年春天的來到，空中戰爭開始顯出生氣，這些敵對者間的戰鬥次數是增加了。一九四〇年三月最後一個星期內，德國逐漸加多使用她的最新的米式一一〇型……但在大多數的場合，發見這種新飛機也不是颶風式或噴火式的對手。就是在這一個星期內，英國驅逐機在一次規模頗大，雙方飛機頗多的搏鬥裏面，擊落了他們的第一架米式一一〇型機。

(待續)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十七封大信 側滑

朋友：...

現在我們來談談側滑這一個飛行中的課題。按說側滑也是飛行中一種，不過比較起來稍簡單一些。...

側滑，是下滑飛行的一種。不過它不是向正前方，而是往左（這是往右側滑的話，如果向後側滑，那就叫背側滑）。...

側滑的好處：本來也可以列出好幾條，但最主要的是應用在下落時。比如現在你要落地了，而你的飛機已經迫近機場邊，但是高度還有相當的高，縱然你是關了油門，然而這飛機仍要飛過機場邊，接近地面；...

此時，最好的辦法，就是用現在我們所談的這個側滑。因此，現在我們可以給側滑下這樣的定義：在一定的飄滑的方向之，用最短的距離，最少的時間，滑降最大的高度，這就是側滑。

所以，一般飛行者，常常在落地的時候，或多或少的使用着側滑。事實上應用它方便的多。至於強迫降落的時候，你的前面就有一個比較好的場子，如果你不預備飛機向下，勢必經過一個較好的場子，要是轉一個圈兒再落呢，這高度在一個圈兒轉完之後，飛機就要到地了。高視其飛機發生故障之後，而再是強迫降落地面時，是最忌諱轉彎的，那麼在這時候就更需要側滑了。

側滑的好處和側滑的用法，我們都談過了，現在我們來談談側滑的做法。...

飛機在平飛的時候，先關了油門，假如要往左前方側滑，你把駕駛杆往左方壓，使機翼傾側至二十五度或三十五度甚至四十五度也行。...

機頭不變方向為止，也就是使用這個旋來保持飛機原來的方向。另一方面再看機頭，不要使之太高，也勿過低，以機頭齊在天地線上比較為佳。這樣往左滑着，就是側滑了。

改談側滑，先鬆方向舵，同時也使駕駛杆還原，飛機改成為平飛狀態。側滑就算改出來了。

做側滑要注意的地方：第一要記着這一課目實施時，用舵和用駕駛杆是不一致的，蹬反方向舵，駕駛杆向另一方向壓。...

手了。如初學者也想玩這一手，那實在有點可怕，萬一你一次改正不好，飛機就會因此摔壞。...

我說了，所以我特別提出來，請你注意。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第十七封大信 側滑

本刊經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依法准予免審原稿
 小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四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四五號)

F 調 $\frac{2}{4}$
 輕快，熱情地

青年新空軍

錫金作詞
 張曙作曲

mf
 (E)
 (三)

穿刺過長空裏， 鐵翼越過了我們那 載我們飛翔， 一望
 進進在長空裏， 越過了我們那 你當地的飛風方， 震大
 飛過綠色大野， 我們那 生長的飛地 翔， 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結隊！結隊！ 結隊！結隊！ 結隊！結隊！ 結隊！結隊！ 結隊！結隊！ 結隊！結隊！

在祖國的 天上 空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敵人的 雲 底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一道鐵 威武無 比光

下 面是 山嶺 和 平原， 河流 和 海洋， 我們 們都
 握 緊了 旋盤 和 舵柄， 彈射 和 機槍， 正 要 讓那
 敢 射擊 和 戰鬥， 俯 衝 和 攔截， 是 那

歡 喜的 抬 頭望， 望 在 我們 雄 健的 翅 膀， 張 開在
 飛 的 飛 將 軍， 在 偉 大的 英 雄 下 死 業， 讓 我 們 把
 無 敵 的 飛 將 軍， 在 偉 大的 英 雄 下 死 業， 讓 我 們 把

rit..... *almpo*

組 正 歡 國 的 天 上， 像 羣 不 移 的 的 廉 準 天 空 是
 歡 呼 呼 唱， 勝 樣 羣 祖 國 的 真 空 熱 血 我 們

我 們 的 家 鄉 ！ 鄉 ！ 鄉 ！
 在 我 們 的 家 鄉 ！ 鄉 ！ 鄉 ！